



陶铸与夫人曾志摄于1947年1月 资料图片

1928年4月,湖南宜章县第一名女共产党员曾志,跟随着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

那一年曾志只有十七岁。十七岁,那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光彩照人的美好年龄。而曾志在十七岁时已经收获了太多的传奇:她是衡阳县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是已经有两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是湖南衡阳农运讲习所经过严酷的军训硕果仅存的女学员,是写下《就义诗》的烈士夏明翰的弟弟夏明震的遗孀,是参加过八一起义的蔡协民的新婚妻子,是担任过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郴州中心县委书记、郴州第七师党委办公室秘书等职位的成熟的革命战士……

曾志走在这一支队伍之中,精神焕发。前面井冈山的星火闪耀,革命的前途突然显得平坦、明亮而宽阔。风吹动着曾志的头发,她放眼遥望,连绵起伏的井冈山已依稀可见。

革命的激情喷薄于胸,曾志此刻似乎忘记了,她除了是一名钢铁战士,还是一名有孕在身的女人。

陶铸夫人曾志的传奇人生

为了继续革命, 她将刚出世的孩子送人

1928年11月,曾志的肚子开始疼痛。足足痛了三天三夜,她产下一名男婴。很多年后,曾志在《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一书中,回忆起自己在1928年11月的生育往事依然心有余悸:

后方留守处没有人会接生,只好由原宜章农民协会委员长杨子达的爱人来帮忙。她在广东学过几天护士,但她对接生也是一窍不通的。照理生完孩子人很虚弱应该让产妇休息,但她不是这样,而是按着我的肚子使劲地揉,结果肚子里的血水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流出来。我昏死了过去。

多亏了毛大嫂,找来中药房的医生。先用勺子撬开我的嘴,用缠着头发的筷子伸到嗓子内搅,用头发刺激喉咙,让我苏醒了过来。然后再用姜汤和乌鸡白凤丸一点点地喂我,使我恢复过来。但由于下面流血不止,半个小时以后,我又昏死过去。她们又用老办法让我恢复过来,这样反复折腾了好几次,到第二天才平静下来。

11月的井冈山,北风呼啸,十分寒冷,毛大嫂等人为了让我尽量少受风寒,早早地用杉树皮搭了一个棚子,用竹子编了一面墙,一扇门和一张床,在床边搭了一张案板,又做了一张凳子。

我躺在这用竹墙和竹门围起来的小角落里,听到屋外北风呼呼地号,心中感到一阵阵的温暖。

孩子生下来后,我的身体十分虚弱。……不久我又得了“奶疮”(乳腺炎),疼痛难忍,高烧不退。后来用中药“天星子”敷在乳房上,拔了脓头,高烧才退去。

有一次我在高烧中,没有奶水,孩子饿得直哭,我勉强爬起来,泡点白糖水喂孩子。结果孩子喝了后哭得更凶,脸色发青。我一尝,原来白糖水泡成了盐水。那时孩子生下不到一周,喝盐水会把肠胃烧坏,好在喝得不多,后来再重泡了点糖水喂下,总算停止了哭泣。

可接踵而来的是“产褥热”,持续高烧不退。后来吃了一位中医开的凉药,高烧是压了下来,但身体愈加虚弱,动辄冷汗淋漓,双腿麻木沉重,不能下床行走。

幸亏邓允庭主任略通医道,开了几贴温补调理的方剂,才慢慢地好转。

闯过了生死大关之后,曾志立即面对一种残酷的选择:是继续当一名冲锋的战士,还是当一名乱世的母亲?

坚定的革命者曾志痛苦地选择了前者。孩子只能送人。当有人从她的手里接过了她的还来不及取名的孩子,她的眼泪不由得簌地流了下来。

经过了1928年11月的曾志从此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她是一名下落不明的孩子的母亲。

留在井冈山的孩子是她魂牵梦系的牵挂

1929年1月,曾志随着队伍,告别了井冈山。

她的婚姻在之后的日子里又一次发生变化:1933年初,根据组织安排和工作需要,曾志与陶铸假扮成夫妻在福州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们假戏真做,成了终生的生活伴侣。

走出了井冈山的曾志从此山高水长。由南向北,她革命的足迹踏遍了几乎大半个中国。然而,只有曾志知道,不管她走到哪里,她经常在梦里梦见一双孩子的眼睛望着她,孩子的背后是井冈山。

她知道,那是她遗落在井冈山的孩子,连名字都没有的孩子,她的生死未卜的孩子。

面对井冈山,曾志是一名柔情似水的母亲。

辗转找到的儿子依然在井冈山当农民

建国后,曾志多次托人到井冈山寻找她的骨肉至亲。她告诉别人,她当年托孤的战友叫石礼保。她说石礼保是井冈山井冈山人。她说石礼保当年是王佐三十二团的副连长。她不停地向相关的人打听:石礼保还在不在?石礼保有没有儿子大约二十来岁的样子?

井冈山的情况最终传到了曾志耳中:当年的副连长石礼保已经牺牲,他儿子石来发在乡下种田。石来发二十来岁,符合她要找的人的特征。当曾志听到这个消息,历经生死劫难早已波澜不惊的她不由得兴奋地站起来几乎是喊了起来:“那是我的儿子啊!”她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1952年,曾志终于在广州见到了她的儿子石来发。石来发这个苦命的人,一出生就被送走,八岁时养父养母双亡,然后是他的外婆带着他乞讨度日,相

依为命。解放后,外婆去世了,石来发分了田,讨了媳妇,成了井冈山井冈山拿工分的农民。

很难想象那是怎样百感交集的相见。他们一个是叱咤风云的传奇女英雄,一个是默默无闻的井冈山井冈山年轻农民。他们从没见过面却是母亲和儿子。他们身份悬殊却都是从乱世中走出的幸存者。

石来发从此改名蔡石红。蔡协民的蔡,石礼保的石,井冈山红土地的红。

蔡石红依然回到了井冈山继续当农民。他没有因为母亲是共产党的高官就捞到一点好处。

他的母亲曾志是从井冈山走出的共产党人。她的操守,有与井冈山一样的海拔高度。她说:“毛主席的儿子都去朝鲜打仗,你为什么不能安心在井冈山务农呢?”

井冈山成为她最终的归宿

1998年6月,曾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这个经历了太多风雨、创造过太多传奇的巾帼战士,终于走完了她的八十七年的人生历程。

这个毕生的革命者,以她的死完成了她最后的革命。在她的《生命熄灭的交代》中她写道:“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京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告打扰;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另一部分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绝不要搞什么仪式,静悄悄的,三个月后再发讣告,只发消息,不要写生平,我想这样做才是真正做到节约不铺张。人死了,本人什么都不知道,亲友朋友们来悼念,对后人安慰也不大,倒是增加了一些悲哀的忙碌,让我死后做一名彻底的丧事改革者!”

留言中出现了“井冈山”。她说要把她的部分骨灰埋在井冈山。她一生的足迹踏过千山万水,却最终选择了井冈山(还有白云山),成为她最后的归宿。

1998年6月30日,曾志的骨灰在北京家人的护送下来到了井冈山。等待已久的蔡石红,见到母亲的骨灰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失声痛哭。他小的时候母亲没能给他关爱,现在,她要常年陪着他。

江子/文 摘编自《海燕》2009年第10期

2008年7月14日,一位死者母亲恳求法官刀下留人的故事,感动天、感动了整个北京城。差十天就要结婚的独生子被扎了十多刀惨死,51岁的河北邯郸农村妇女梁建红在遭遇中年丧子的人生不幸后,却深明大义地在法庭上哭着为杀死儿子的凶手求情,她的博大胸襟让法官、公诉人、辩护人及杀人犯都潸然泪下。

22岁的杀人嫌犯宋晓明,在法庭上本来还要百般狡辩以求保命,却在听了梁建红的一番话后,向她鞠躬下跪“咚咚咚”连磕三个响头,高喊一声:“妈妈!”

大爱母亲求法庭为杀子仇人开恩

凶案现场, 两种亲情纠结下的血案

2008年1月8日18时,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北侧西平庄公交车站,22岁的河北小伙子宋晓明正左顾右盼等待着马跃的到来。

来自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的马跃是北京一家保安公司的业务经理,宋晓明跟随马跃当过保安,在展销会上发过门票和传单。按照马跃定下的规矩,发门票和传单每天50元,当保安每天40元,办完一次展会就结一次钱。马跃之前从来没拖欠过工钱,但最近却欠了宋晓明560元钱一直没给。

可眼下快过年了,在外闯荡了好几年,宋晓明想回家过一次年。宋晓明的母亲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跟父亲离婚嫁给别人。几年前,经常打骂自己的父亲去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姐姐远嫁到江苏,现在河北老家只剩下白发苍苍的奶奶和19岁的弟弟。而拿不回马跃欠下的工钱,他没法回去。

天擦黑的时候,马跃如约来了,但还是没给宋晓明工钱。两个人争执起来。马跃随手抓起车站旁水果摊上的水果砸向宋晓明,宋晓明抽出刀来朝着马跃的大腿捅去,马跃赶紧回身夺刀,宋晓明拔出刀来又捅了几刀,直到马跃倒下。

马跃捂着血流如注的胸口躺在站台上。宋晓明害怕了,他冲上去用手按住了马跃的伤口,然后哭喊着央求路人说:“谁有手机?借我打个120,我扎人了。”一位路人见状拿出了手机,宋晓明连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在等待救护车的时候,马跃死在了宋晓明的怀里。

宋晓明讨要工钱杀死马跃,是为了回家寻找久违的亲情的。而马跃之所以拖欠工钱,最重要的原因是父母借债为自己操办婚事,他不想让父母为难,努力多拿点钱回家。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亲情纠结之下,酿成了一起血案。

杀人偿命, 难解中年丧子之痛

2008年1月8日晚上11点,也就是马跃被杀几个小时之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义井镇北侯村,马跃的母亲梁建红正在一针一线地缝着儿子的婚被。

而第二天上午,梁建红和丈夫、女儿就出现在北京的殡仪馆。当拉开冰柜看到儿子被解剖过的尸体静静地躺在那里时,儿子上长长的刀口、紧闭的双眼和挂满白霜的脸庞,让梁建红万箭穿心,放声痛哭。

那一刻,梁建红一家三口恨不得千刀万剐杀人凶手,他们咬牙切齿地说:“一定要让凶手偿命!”

当天下午,梁建红全家在北京海淀区四季青派出所了解了基本案情。当梁建红得知宋晓明杀人后立即打了120求救,一直捂着马跃的伤口施救,最终马跃死在宋晓明怀里时,她觉得杀人的宋晓明还有点良心。这个善良的老人在那一刻,开始谅解杀害了自己孩子的宋晓明。她对警察说:“既然我的孩子已经死了,改变不了了,毕竟人家孩子还活着,我不会提无理要求的。让他们赶紧找律师救自己孩子吧。”梁建红的一番话,让警官们错愕不已。

在北京料理完马跃的后事,梁建红捧着儿子的骨灰回到老家,安葬在自家的地头上。此时,2008年的春节已经到了。突然,家里的电话响了,是儿子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女友苗青打来的。苗青哭着说:“阿

姨,我对不起您,我把孩子做了。”

放下电话,梁建红和老马抱头痛哭。儿子死了,老马连个香火都没留下。哭了一阵,梁建红安慰丈夫说:“老马,咱要理解孩子,她要是我亲闺女,我也不乐意让她不结婚就生个孩子。”

磕头谢恩, 大义母亲为杀子仇人求情

2008年6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宋晓明杀人案。亲友们送梁建红他们到北京开庭的时候,纷纷对梁建红说:“咱啥也不要了,就要求法院把凶手枪毙了,抵咱孩子的命!”而梁建红劝慰亲友说:“我儿子没了,我心疼。要是那个孩子也被枪毙了,他的娘能不伤心吗?枪毙他100次也换不回我儿子的命,还不如判轻点,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做人何必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呢。”

法庭有条不紊地走着程序,但意想不到的事在法官让梁建红发表意见时发生了。

“今天看见他这么年轻,就站在这里。我觉得他挺可怜的。看见他,我就像看见了自己的孩子。我儿子已经死了,即使把他枪毙了,我儿子也活不过来了。我就当行行好,能救他一命就救他一命吧。这样做我虽然觉得亏欠自己孩子,但判死刑,叫人家死了,我也接受不了。”梁建红边抹眼泪边说,她出人意料的表现,让在场的所有人先是震惊,继而泪如雨下。

“他能赔偿我当然最好,赔偿不了,我也认了!他还年轻,请法院给他个机会吧,不要判他死刑,从轻判决吧,算是我给孩子帮个忙。我孩子是我生的、我养的,这件事我做主!”梁建红痛哭着替宋晓明求情,眼神毅然决然。

梁建红讲完足足有十几秒,法庭里出奇地安静,所有人都惊呆了,人们仿佛还没回过神来。

宋晓明站在被告席上,微微转向他一直不敢望去的梁建红的方向。开始他的最后陈述:“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被害人的父母仍然原谅了我,我一定好好改造,出狱后一定好好报答两位老人。”说着,宋晓明弯下身子,给梁建红和老马深深鞠了一躬。

法官宣布择日判决后,庭审结束。正当法官准备将宋晓明带走时,只见他“扑通”一声跪在梁建红面前,“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梁建红看着磕头的宋晓明,也落了泪:“你要好好改造,出来重新做人啊……”宋晓明重重地点头,哭着被法警带出了法庭。

2008年7月14日上午9点30分,梁建红和丈夫一起走进法庭。当听到民事诉讼代理人梁建红向法庭表示“宋晓明还年轻,不要严惩宋晓明,请求对宋晓明从轻处罚,让宋晓明有机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时,所有敬佩的目光齐刷刷向梁建红投去。

法庭判决如下:“宋晓明因债务纠纷持刀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宋晓明案发后要求他人报警,并在得知他人报警后在现场等候,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案发后主动参与施救,具有酌予从轻的量刑情节。死者的母亲在法庭审理中不念丧子之痛,在未获任何利益补偿的情况下,请求对宋晓明从轻处罚的义举应予褒扬,其意见法院充分予以考虑,并据此对宋晓明酌予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从轻判处宋晓明有期徒刑12年。

丁一鹤/文 (请作者与本编辑联系)